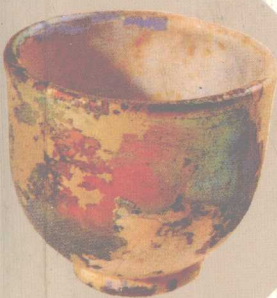


隋史遗文

古本小说选本以刊



古本小说读本丛刊

隋史遗文

〔明〕袁于令 编撰
冉休丹 点校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文遗文/(明)袁于令编撰;冉休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7

(古本小说读本丛刊)

ISBN 7-101-01520-4/I·251

I. 隋… II. ①袁…②冉… III. ①古典小说:长篇小说-中国-明代②侠义小说:长篇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921 号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33/8 印张·342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22.00 元

貌得英雄留奕世 ——《隋史遗文》序说

顾启音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各领风骚数百年。到了明清两代，通俗小说进入了“黄金时代”，创作繁荣，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佳作叠现。但如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通俗小说也会随着历史上的天灾人祸的频繁发生而散失遗佚。时至今日，有多少曾给无数读者带来欢乐的作品灰飞烟灭了呢？又有多少做出卓越成就的小说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未知其名呢？古代文人多轻视小说，国家典藏自然把它拒之门外，民间藏书也多打入另册，因而相对于经史子集四部图书来说，通俗小说的损失尤为巨大。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读到这部失而复得的《隋史遗文》，实在是一件幸事。

失而复得的佳作

《隋史遗文》十二卷六十回，讲述的是隋唐英雄的故事，在“说唐”系列小说中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这样一部重要作品，自明末问世之后，似乎只刊印过一版^①，即名山聚藏板本。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兵荒马乱，似乎就像其他无数小说一样，也难逃销声匿迹的厄运。整整有清一代，竟未见传刻。只有褚人获在《隋唐演义序》中提到过它，其他清人的著述和书目中，好像已将此书淡忘了。

所幸的是，这数量不多的名山聚本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竟陆陆续续地发现了好几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孙楷第先生在当时的大连“满铁图书馆”（今大连图书馆）见到一部（现似已失存），并在他撰著的《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中予以介绍，还提到“日本唯帝国图书馆及米泽文库各度一部”^②，但国内的研究者未见原

书，研究工作很难展开。今所知见者，有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各存一部。一九九二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古本小说丛刊》，收录了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的影印本，方便了学者的研究。

此书的编者和评点者都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袁于令。依据有二：第一，此书全名为“新镌绣像批评隋史遗文”，目录页及各卷首页均题“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遗文”。书中每回之后确有评语，可知为剑啸阁主人袁于令所为。第二，书前有《隋史遗文序》，署“崇祯癸酉玄月无射日吉衣主人题于西湖冶园”。吉衣主人也是袁氏的别号。序中有“向为《隋史遗文》”云云^③，知此书为袁于令所编。

但在这本《隋史遗文》之前，原有一个旧本。书中第三回总评提到“旧本有太子自扮盗魁”云云，第三十四回、三十五回、五十五回等回后的评语中，也屡次提到“原本”如何如何。这个原本为何人所作，抑或就是袁于令自己所作，还不能确定。从今本《隋史遗文》的行文风格中，我们仍可感受到说话人的声口气息，依稀辨出话本的痕迹，或许这个“原本”本身就是一部“市人话本”^④。

尽管材料不多，但我们仍可以肯定，袁于令正是在原本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从而完成《隋史遗文》的。他保留了大部分反映主人公“侠烈之肠、肮脏之骨、坎壈之遇”的精彩内容，删削了他认为浅陋妖艳的荒唐事迹，并重新搜集采择资料，增益了不少故事内容，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有的段落章回甚至重新写过，最后对全书的文字作了整体的润色，使其风格得到了统一。所以，我们把此书的著作权归于袁于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江南才子

袁于令(1599—1674)是明末清初在江南十分活跃的文学家。他原名韞玉，又名晋，字令昭，号箴庵，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还使用过许多字号，如又字砚昭、鬼公，又号于鹄、白宾、吉衣主人、剑啸阁主人、幔亭仙史等。他师从著名戏曲家叶宪祖，精通音律，在戏曲创作上有较高的声誉。其代表作是《剑啸阁传奇》五种：《西楼记》、《金锁记》、《玉符记》、《珍珠记》、《鹧鸪

裘》。另外还有传奇《长生乐》、《瑞玉记》、《合浦珠》，杂剧《双莺传》、《战荆轲》等。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西楼记》，而他自己最得意的是《金锁记》^⑤。清人高奕的《新传奇品》称他的传奇“海鹤鸣秋，声清影淡”。今天我们无法看到它的演出，听不到优美的曲调，如何理解这种感觉式的评价，只能见仁见智。但看起来格调不低，很受欢迎。

对于通俗小说，袁于令也下过相当的功夫。除了这部《隋史遗文》，他还改编评点过《东西汉通俗演义》，为号称李卓吾评点的《西游记》写过《题辞》。正是由于他才华过人，成就突出，因而成为当时文人圈子里有影响的人物，与龚鼎孳、曹溶、吴伟业、冯梦龙等都交往甚密。关于他的各种传说也很不少。

袁于令生活的时代，从明万历至清康熙，经历了新旧更替、战乱频仍的社会动荡时期，这种生活对每个人都是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冲击与考验。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在明代，袁于令到四十多岁还只是一名生员，入清后才开始入仕为官，做到了荆州知府。据说当清兵南下时，他没有愤而从军，抗清复明，也没有落发为僧，归隐山林，而是做降表进呈清军。他能做上官，就是凭着这一张降表。

在荆州知府任上，袁于令一呆就是十年，不见晋升。他也很消沉，每天只以下围棋、做曲子来消遣。上司问他：“闻君署中，终日只闻棋声、笛声、曲声，是否？”嘲笑他只知娱乐，不务正业，还想升官？敏捷的袁于令当即反唇相讥，说上司衙门里也有“三声”，是“算盘声、天秤声、板子声耳”，指责上司做官只知道打人捞钱。也许是点到痛处了，上司大怒，上表章弹劾袁于令等人偷盗钱粮，罢了他的官。这是顺治十年的事。之后，袁于令退隐苏州，至康熙十三年（1674），忽染重病而死。

在今天看起来，作为一个儒生，其操守、气节、人品也许并不值得人尊重，但作为一个文人，他所留下的凝聚着心血与才华的戏曲小说作品，以及所达到的成就，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隋史遗文》就是这样一部值得我们珍视的小说。

成功的转变

在小说研究中，我们习惯把历史小说分作讲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两类。前者以断代或通代的历史事件为主，依据史实，编年记述，虚少实多，以《三国演义》为代表。后者以记述历史人物发迹变泰为主，讲其经历，画其性格，虚多实少，以《水浒传》为代表。从创作的角度看，讲史演义因受史实的牵制，难以发挥；而英雄传奇则可以在虚构中尽情施展作者的才情。就艺术水平而言，讲史演义在《三国演义》已然登峰造极，其后便几乎没有杰作；而英雄传奇则自《水浒传》后，又产生出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

值得重视的是，优秀历史小说的产生，往往经历了从讲史演义向英雄传奇的过渡与转变。杨家将小说如此，说岳系列小说如此，说唐系列小说更是如此。在《隋史遗文》之前，有号称“罗贯中编辑”的《隋唐两朝志传》，有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有据说唱鼓词改编的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等，虽然其故事情节已比较完整，主要人物如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罗成等都已出现，但形象的刻画远远达不到艺术的高标准，粗糙简质，见事不见人。但在《隋史遗文》之后，则出现了集说唐小说之大成的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和无名氏的《说唐》。尤其是《说唐》，其演述隋唐群豪英雄事迹可谓淋漓酣畅，精彩纷呈，塑造的人物形象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一说唐小说发展史上的转变，就是从《隋史遗文》开始的。

《隋史遗文》不再以编年纪事的形式历述事件的过程，而是以秦琼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结构全篇；主人公不再是真命天子如隋炀帝、李世民，而是秦琼、单雄信等豪侠勇夫。袁于令采用了大量的野史笔记、民间传说的素材，再加上自己丰富的想象和设计，以刚健酣畅的笔触，绘声绘色地演义出隋唐群豪的种种事迹。尤其是有关秦叔宝的故事传说，大都是第一次在本书中出现的，以至于有人将此书称为“秦叔宝演义”。他们微贱困苦时的艰辛无奈，闯荡江湖中的快意恩仇，都是那样的动人心魄。与此同时，人物性格上的特异之处也就凸现出来。当我们读《隋史遗文》时，不论是孝义两全、深

沉智谨的秦琼，还是任侠好义、豪爽慷慨的单雄信，不论是粗豪梗直、憨态可掬的程咬金，还是艺高胆大、稚气未脱的罗成，都会一下子蹦到你的面前，其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都那样亲切，几乎伸手可及。你也会随着他的是非成败或喜或悲、或乐或忧。这才是《隋史遗文》最为成功的所在，也是被《隋唐演义》和《说唐》继承与发展的所在。

理论与实践

《隋史遗文》的成功，要归功于袁于令出色的艺术才华，更得益于他对通俗小说艺术本质的不同凡响的认识。可以说，《隋史遗文》是袁于令在先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

在《隋史遗文序》里，袁于令写道：

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羨书生，恍惚不可方物。

在这里，袁于令把历史小说当作遗史来认识，以区别于正史。正史记事以真实为指归，而遗史是要收集正史所不载的流传于市井闾里的种种英雄事迹。既然正史所不载，则不妨尽情发挥，写出英雄人物特有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哪怕其中有不谐于情、不根乎理的内容，但只要“慷慨足惊里耳”、“奇幻足快俗人”，也可以采用。因而他并不反对艺术的虚构与夸张。但如果过于浅陋荒唐，与人物性格不符，却也是要被删削的。

袁于令对通俗小说的认识，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要知道，在此之前，人们还停留在简单地把历史通俗演义化的层面上，即在内容上要严格忠实于历史，即蒋大器所说“事记其实，亦庶几乎史”、张尚德所谓“羽翼信史而不违”；在文笔上可以通俗浅显，即蒋大器所谓“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⑥。总之，它是排斥艺术虚构的。比较而言，袁于令的认识明显与通俗小说的艺

术本质更为接近。他对《隋史遗文》的成功的再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

《遗文》失传揭秘

这样一部在艺术上远超前代旧作的“说唐”小说，到了清代却湮没无声，既未再见传抄刊印，也没有什么影响，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其中的奥秘，我们可以从清代那部好评如潮、再版不断的《隋唐演义》中找到。

《隋唐演义》共有二十卷一百回，它以隋炀帝、朱贵儿和唐玄宗、杨玉环的两世姻缘为大关目，从隋文帝登基伐陈、统一全国写起，直到安史之乱后唐明皇从四川返回长安为止，把隋炀帝荒淫无道故事，秦琼、单雄信等隋唐群豪故事，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等故事统统涵括进去，用出色的文字组织起来，使“贯穿百数十年事迹，一丝不紊，颇见力量”^⑦。所以，《隋唐演义》是“说唐”故事之集大成者。

其作者褚人获，字稼轩，号石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是一个十分博学的人文。他与当时著名的文人如尤侗、洪昇、顾贞观、毛宗岗等都有密切的交往。作有《坚瓠集》、《读史随笔》、《退佳琐录》等著作。

在今见最早的四雪草堂本《隋唐演义》卷首，载有褚人获的自序，他说道：

昔箴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极之穷幽仙证，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颇改旧观。

可见，褚人获创作《隋唐演义》与袁于令有着极密切的关系。首先，他得到袁于令所藏的《逸史》一书，作为《隋唐演义》的大框架。此本《逸史》今已不存，但看来也应该是“说唐”系列小说中的一部。其次，他把袁于令所作的《隋史遗文》和齐东野人作的《隋炀帝艳史》

合起来编入《隋唐演义》。第三,在以上诸书的基础上,他再广采轶闻杂事,增补删订,编成了这部《隋唐演义》。

如果我们比较细致地剖析一下《隋唐演义》的文字,可以发现,在六十回之前,它基本上是拼合《隋史遗文》与《隋炀帝艳史》而成的:

1—20回:抄《隋史遗文》;

19—20回:摘编《艳史》5—7回;

21—25回:摘编《隋史遗文》27—33回;

27回:摘编《艳史》7、10回;

28—32回:摘编《艳史》15—21回;

33回:抄《隋史遗文》34回;

39回:抄《艳史》12回;

40回:抄《艳史》27回;

46回:摘编《隋史遗文》48回;

47回:合《艳史》39回和《隋史遗文》50回;

53—54回:摘编《隋史遗文》52回;

60回:摘编《隋史遗文》59回。

原来,几乎整部《隋史遗文》都被褚人获拆散编入了《隋唐演义》之中,大致占了其四分之一强的篇幅。换言之,《隋史遗文》所讲述的故事,被褚人获隐括、溶入《隋唐演义》中,有时就是整段整回地抄袭。自从《隋唐演义》在清代被广泛地接受、大获流行之后,《隋史遗文》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再被人提及,渐渐地消失在茫茫的书海人群之中。

向导与桥梁

最后谈一下本书的整理。我们选择的底本,是《古本小说丛刊》第九辑收录的早稻田大学藏本的影印本。其文字漫漶不清之处,参照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互为核对,加以补正。但由于诸本同出一版,许多文字错漏为原版所有,可补正者相当有限,我们便依据《隋唐演义》相关章节的相应文字予以补正。有的问

题通过对照上下文也可解决。实在无本可据者，为尊重原作，不敢擅改，就只能用“□”标出了。刻本中有的人名地名不统一，如贾闰甫、贾润甫并存，齐州、济州混同，永福寺、承福寺不分等，我们参考了有关文献，慎作定夺。刻本诸回中原有眉批、夹注，虽都是袁于令所作，但价值并不高，今一并删去；但回后评语多涉及对《隋史遗文》的创作总结，并有成书状况的相关记录，价值较高，仍予保留。另原置于卷首的《隋史遗文序》，今收入附录中，读者可以参考。

如果说，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就像一个向导，把“说唐”小说的创作从崎岖小路引向康庄坦途之后便完成了历史使命，它的生命在《隋唐演义》和《说唐》中得以延续，那么，我们的这部《隋史遗文》整理本就是一座桥梁，它横跨数百年，架设于古人与今人之间，把这部险些失传的艺术珍本奉献到亲爱的读者面前，它的生命便在读者身上得以延续，并向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学者们展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①今存的几部《隋史遗文》，皆为名山聚藏板本，至今未发现其他版本。此本书名题“新镌绣像批评隋史遗文”，似乎是相对旧板而言。但袁于令依据改编的“原本”是否已经刊行，尚无法确知。

②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所附《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袁于令《隋史遗文序》见本书附录。

④孙楷第先生著录《隋史遗文》时认为，此书“与其谓为文人著作，毋宁认为市人之谈”，“或本市人话本，韞玉为润色之”。见《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

⑤据《旷园偶录》云：“袁于令生平得意在《金锁》，而今人盛行《西楼》。”

⑥见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弘治间庸愚子作的序和嘉靖间修髯子作的引。庸愚子为金华蒋大器，修髯子为关西张尚德。

⑦见黄人《小说小话》，载光绪三十三年《小说林》第一卷。

目 录

第一回	图夺嫡晋王树功	塞乱源李渊惹恨.....	1
第二回	隋主信谗废太子	张衡造讖危李渊.....	8
第三回	齐州城豪杰奋身	楂树岗唐公遇盗.....	15
第四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寒夫人寺中生世子.....	23
第五回	柴公子舞剑得姻缘	秦解头领文吃担阁.....	29
第六回	蔡太守随时行赏罚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36
第七回	三义坊当筒受腌臢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42
第八回	入酒肆暮逢旧识人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49
第九回	魏道士留住东岳庙	单员外迎往二贤庄.....	56
第十回	樊建威冒雪访行踪	单员外赠金贻祸水.....	64
第十一回	众捕人大闹皂角林	好汉子缚进潞州府.....	70
第十二回	定罪案发配幽州地	打擂台扬名顺义村.....	77
第十三回	张公瑾转托二尉迟	秦叔宝解到罗帅府.....	83
第十四回	秦夫人见侄起悲伤	罗公子瞒父观操演.....	89
第十五回	勇秦琼舞筒服三军	小罗成射鹰助一弩.....	95
第十六回	罗元帅作书贻蔡守	秦叔宝赠金报柳氏.....	101
第十七回	单雄信促归秦叔宝	来总管遣贺杨越公.....	107
第十八回	齐国远啸聚少华山	秦叔宝引入永福寺.....	112
第十九回	柴郡马留寓报德祠	陶苍头送进光泰门.....	118
第二十回	收礼官英雄识气色	打球场公子逞豪华.....	123
第二十一回	齐国远漫兴立球场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129
第二十二回	长安妇人观灯步月	宇文公子倚势宣淫.....	135
第二十三回	老妇人失女诉冤情	众好汉抱愤成义举.....	141
第二十四回	恣蒸淫太子迷花	躬弑逆扬广篡位.....	147
第二十五回	新皇大逞骄奢	黔首备遭荼毒.....	153

第二十六回	二百里海山开胜景	十六院嫖御斗豪华·····	159
第二十七回	程咬金无处卖柴扒	尤俊达有心劫银杠·····	165
第二十八回	长叶林响马自通名	齐州城太守请捕盗·····	172
第二十九回	单雄信驰送绿林箭	程咬金蹠断杨木板·····	179
第三十回	秦叔宝回官受笞责	贾润甫接客惹疑猜·····	185
第三十一回	程咬金酒筵供盗状	秦叔宝烛焰烧捕批·····	191
第三十二回	众豪杰登堂祝鹤算	老夫人受庆饮霞觞·····	197
第三十三回	李玄邃关节来总管	柴嗣昌请托刘刺史·····	203
第三十四回	牛家集努力除奸	睢阳城直言触忌·····	210
第三十五回	徐世勣杯酒论英雄	秦叔宝邂逅得异士·····	217
第三十六回	隋主远征影国	郡丞下礼贤豪·····	224
第三十七回	秦叔宝智取洹水	来护儿大战平壤·····	232
第三十八回	宇文述计报冤仇	来总管子援豪杰·····	239
第三十九回	王薄倡众乱山东	须陀一日破四贼·····	248
第四十回	寡敌众潍水成功	客作主祝阿奏捷·····	256
第四十一回	杨玄感愎谏败成	李玄邃轻财脱祸·····	263
第四十二回	叔宝计全密友	宇文巧陷正人·····	271
第四十三回	雪秦琼须陀驰密疏	保秦母士信反山东·····	278
第四十四回	瓦岗寨雄信重会	荣阳郡须陀死节·····	286
第四十五回	祭须陀逢李密	战回洛取仓城·····	293
第四十六回	润甫巧说裴仁基	世勣智取黎阳仓·····	300
第四十七回	杀翟让魏公独霸	破世充叔宝建功·····	308
第四十八回	唐公晋阳举义	李氏鄆县聚兵·····	315
第四十九回	李密结盟唐公	叔宝力救李靖·····	323
第五十回	化及江都弑主	魏公永济鏖兵·····	330
第五十一回	世充擅政杀文都	知节力战救行俨·····	337
第五十二回	世充诡计败魏公	玄邃反覆死熊耳·····	344
第五十三回	秦叔宝失主归郑	程知节决意降唐·····	352
第五十四回	寇河东武周入犯	战美良叔宝竖功·····	359
第五十五回	降敬德河东大定	救李艺兄弟相逢·····	366

第五十六回	士信枪挑玄应	尉迟粲刺雄信.....	373
第五十七回	秦王兵围洛阳	郑王求援夏主.....	380
第五十八回	秦王虎牢扼要	建德汜水就擒.....	386
第五十九回	羽翼孤郑王面缚	交情深叔宝割股.....	393
第六十回	二憨除秦王即真	百战勋秦琼锡爵.....	400
附录 隋史遗文序.....			407

第一回

图夺嫡晋王树功 塞乱源李渊惹恨

诗曰：

繁华消歇似轻云，不朽还须建大勋。

壮略欲扶天日坠，雄心岂入驾骀群。

时危俊杰姑埋迹，运启英雄早致君。

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奇文。

从来极富极贵极畅适田地，说来也使人心快，听来也使人耳快，看来也使人眼快。只是一场冷落，败坏根基，都藏在里边，不做千古骂名，定是一番笑话。馆娃宫、铜雀台，惹了多少词人墨客嗟呀嘲诮，止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倒会把这千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时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常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格却也平时定了。譬如日月，他本体自是光明，撞在轻烟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识得。就到后来，称颂他的，形之纸笔，总只说得他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他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食牛气概，说来反觉新奇。我未提这人，且把他当日遭际的时节略一铺排，这番勾引那人出来，成一本史书写不到、人间并不曾知得的一种奇谈，可是：

器当盘错方知利，刃解宽髀始觉神。

由来人定天能胜，为借奇才一起屯。

从古相沿，剥中有复：虞夏商周，秦汉两晋。晋自五马渡江，天下分而为二，这叫做南北朝。南朝刘裕篡晋称宋，萧道成篡宋称齐，萧衍篡齐称梁，陈霸先篡梁称陈。北朝晋亡时，止存得一个拓跋魏。魏之后乱离，又分东西。东西二魏，一边为高欢之子高洋篡夺，改了

齐；一边被宇文泰篡夺，改了周。周又灭齐，江北方成一统。这时周又生出一个杨坚，乃父杨忠，以战功封隋公。生他时，生得目如曙星，手有奇文，俨成王字。杨忠夫妻，知他异人，后来有一老尼，对他母道：“此儿贵不可言，但须离父母方得长大。贫尼愿为抚视。”其母便托老尼抚育。奈这老尼止是单身住庵；出外必托邻人看视。这日老尼他出，一个邻媪进庵，正将杨坚抱弄，忽见他头出双角，满身隐起鳞甲，宛如龙形。邻媪吃了一惊，叫声“怪物”，向地下一丢。恰好老尼归来，连忙抱起，惋惜道：“惊了我儿，迟他几年皇帝，总是天将混一天下，毕竟产一真人。”自此数年，杨坚长成，老尼将来送还杨家。后来杨忠病亡，杨坚遂袭了他职为隋公。其时周主见他相貌瑰奇，好生忌他，累次着人相他。相者知他后有大福，都为他周旋。他也知道周主疑他，将一女赘缘做了太子妃以固宠。直至周主晏驾，幼主庸懦，他羽翼已成，竟篡夺了周国，改号大隋。

莽因后父移刘祚，操纳娇儿覆汉家。

自古奸雄同一辙，莫将邦国易如花。

隋主初即位，打起一番精神，早朝晏罢；又得一独孤皇后，悍妒非常，成全了他不近女色。更是在朝将相，文有李德林、高颀、苏威，武有杨素、李渊、贺若弼、韩擒虎，君明臣良，渐有拓土开疆、混一江表意思。若使江南人主，也能励精图治，任用贤才，未知鹿死谁手。无奈创业之君多勤，守成之君多逸；创业之君亲正直、远奸谀，守成之君恶老成、喜年少。更是中材之君，还受人夹持；小有才之君，便不由人驾驭。这陈主叔宝，也是一个聪明颖异之人，奈是生在南朝，沿袭文弱艳丽的气习，故此好作诗赋。又撞着两个东宫官：一个是孔范，一个是江总，又乃薄有才华，没些骨鲠的人。自古道：“诗为酒友，酒是色媒。”东宫无事，诗赋之余，不过酒杯中快活，被窝里欢娱，台池的点缀，打点一对风流君王，浪子宰相。及到即位，不说换出他一付肝肠，倒越畅快了他许多志气。升江总为仆射，用孔范作都官尚书。君臣都不理政务，只是陪宴和诗，过了日子。陈主又在龚贵嫔位下，寻出一个美人，姓张名丽华，发长七尺，光可鉴人。更是性格敏慧，举止闲雅，浅笑微颦，丰华入目，承颜顺意，婉变快心。

还有一种妙处：肯荐引后宫嫔御。一时龚、孔二贵嫔，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并得贯鱼承宠，陈主还有闲暇理论朝廷机事？就有时披览百司章奏，毕竟自倚着隐囊，把张丽华放在膝上，两人商议断决。妇人有甚远见？这里不免内侍乘机关节，纳贿擅权。又且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固宠专政。当时只晓得有张、孔，不知有陈主了。

檀口歌声香，金樽酒痕绿。

一派绮罗筵，障却光明烛。

况是有了一千娇艳，须得珠珰玉佩，方称着螭首蛾眉；翠襦锦衾，方称着柳腰桃脸；山珍海错，金杯玉斝，方称他妙舞清讴；瑶室琼台，绣屏象榻，方称得花营柳阵。不免取用民间，这番便惹出一班残刻小人：施文庆、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替他采山探海，剥众害民。在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座大阁，都高数十丈，开广数十间。栏槛窗牖，都是沉香做就，还镶嵌上金玉珠翠，外布珠帘，里边列的是宝床玉几，宝帐翠帷。且是一时风流士女绝会妆点，在太湖、灵壁、两广购取奇石，叠作蓬莱，山边引水为池，文石为岸，白石为桥，杂植奇花异卉，正是：

直须阊苑还堪比，便是阿房也不如。

陈主自住临春阁，张丽华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住望仙阁。三阁都是复道回廊，委婉相通，无日不游宴。外边孔范、江总，还有文士常侍王瑳等，里边女学士袁大舍等，都得陪从。酒酣，命诸妃嫔及女学士、江、孔诸人赋诗赠答，陈主与张丽华品第，各有赏赐。把极艳丽的潜在乐中，每宴选宫女数千人，分番歌咏。只是这些供应都从那里来的？做了一个人主，不能治民，反又害民。

酿尽一国愁，供得一时乐。

杯浮赤子膏，筵列苍生膜。

宫庭日欢娱，闾里日萧索。

犹嫌白日短，醉舞银蟾落。

消息传入隋朝，隋主便起伐陈之意。高颀、杨素、贺若弼都上平陈之策。正在议论之间，忽然隋主次子晋王杨广，请领兵伐陈，道：